

寰宇新記 (二)

鄭貞銘

——中華國劇團北歐紀行

九月廿二日 星期三 奧斯陸

今天的挪威報紙，都以巨大的篇幅報導昨天左派份子阻撓我國演出的新聞與照片，有的報紙更發出正義之鳴，指責他們無理取鬧的野蠻行為。

旅社經理告訴我：中華國劇團在奧斯陸的英勇奮鬥，使挪威人民更加敬佩；這不僅是一支表演優異的藝術隊伍，更是一支勇敢戰鬥的文化大軍。

雖然左派份子從今天中午起就繼續包圍劇場，叫囂、示威、散發傳單；但經我國與經紀人的不斷交涉，挪威政府終於派出四百名的警察，便衣警員與匪暴部隊，浩浩蕩蕩地開到劇場，保護我國演出。

奧斯陸大學學生活動中心廣場，今天聚集了比昨天更多的羣衆，總計在五、六百人之衆。除左派份子的騷擾與叫囂外，愛好正義與自由的奧斯陸市民，也在廣場與左派對起陣來，他們不滿意左派的行徑，而自動地來到劇場予以聲援。我們深爲這些正義的觀衆所感動，他們是我們的真正朋友。

四點多鐘，我國同仁在層層警察的保護下魚

貫進入劇場，雖然有左派的叫囂聲，但正義人士所給予的熱烈掌聲、喝采聲，更掩蓋了無聊的叫囂聲。

在劇場內的三個多小時，大家匆忙地喝了點汽水，吃一份三明治，就展開演出的準備工作，這種心情是很複雜的，也是難以描述的；似乎是作戰的決心，也是慷慨赴義的精神。

七點半鐘，我們開始了一場永生難忘的演出。今天雖然賣座很好，但受了左派的騷擾，部份持票觀衆不敢入場，但仍到了約四成觀衆。全場的氣氛的確令人窒息，警察與便衣警員在全場四周佈滿了哨，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面臨如此的表演現場。

我聽到一位來自香港的中國觀衆說：「像這樣緊張的氣氛，演員們都害怕，怎能演好戲？」我告訴這位說：「來者不怕，怕者不來！」

的確，今天我們是堂堂正正的來，是無所懼怕的。我告訴同仁們說，今天我們的演出要更認真，更超水準；因爲這批觀衆是我們真正的知音，我們不能使他們失望！

七點半鐘，「貂蟬」在觀衆的熱烈掌聲中準

時開鑼。大家都在聚精會神地欣賞，爲中華國劇團的優異表演而鼓掌、而喝采！

大約半個小時後，當徐中非飾演的「貂蟬」正在獨唱時，突然有二、三十位左派份子從座位的四周衝向舞台，彼此手牽着手，叫喊口號，阻撓我國的演出。由於我國在事先有了應變的商議與準備，所以面臨此一情況，並無懼色，控制燈光的吳德貴立即將全場大放光明，正在舞台上的徐中非也表現了堅強無畏的精神，緩緩退向後台，文武場的同仁也停止了鑼鼓聲。

說時遲，那時快，在警官的一聲口令下，在場內警衛的警察與便衣警員也立即從四面八方跳上舞台，與左派份子展開激烈的混戰。

挪威的警察大多體格魁梧，他們的柔道都經過嚴格訓練，不是烏合之衆的暴徒所能抵擋得住的。

這時，場內的觀衆也對左派的騷擾表現了極大的不耐與不滿，一時噓聲四起，叫囂聲不停，有的青年正義觀衆更衝上舞台，協助警察，與左派份子開戰。

在警察重重鞭打與摔跌下，在正義觀衆的全力支持下，左派暴徒終於在經過十幾分鐘的混戰、

後，被趕出現場，而我團全體同仁則表現了大无畏的精神，在觀眾的熱烈掌聲中繼續演出。

十分鐘後，我一個人悄悄地走到窗口，遠望窗外，示威的左派份子仍繼續在不斷地叫囂，警察人員警衛森嚴，另有三、四位警察騎在馬上不斷地巡迴，一片緊張氣氛；而場內的演出較平日更賣力；徐露、嚴蘭靜、高德松、翁中芹……都獲得空前熱烈的掌聲。

一位挪威警察為我國演出之受干擾向我表示歉意。他們說這批騷擾的左派份子為匪共作伥的歹徒，他們受匪偽使館的津貼，經常滋事，他們是一批無賴。

挪威大眾傳播界對於這次我國在臨危中所表現的大無畏精神極表讚揚。他們說，中華劇團不僅表現了藝術家的氣質，也表現了中華反共鬥士的英勇。

的確，同仁們是無愧於這項稱讚的。我以此這次臨危不亂，亦不懼的事實來看，匪共的陰謀永遠不能得逞，我們將繼續奮鬥，以中國文化傳揚於全世界！

戲演到九點四十分鐘結束，大家開始整理戲裝，然後由兩部警車前導，送我們到眾民大酒家宵夜，同旅館時又已是十二點多！

九月廿三日 星期三 哥德堡

上午七時卅分離社赴機場，我們經過四十分鐘的飛行行程，就飛抵我們訪歐行程的第三站——瑞典的第二大城哥德堡。這是一個著名的海港，市區人口四十萬，郊區七十萬。工商業的繁榮發達，超過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

從歷史上看，瑞典是一個中立國，無論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冷戰或國際動亂，都未對瑞典構成干擾，瑞典人民一直在社會福利政策下過着安穩平靜的生活。

我們住在Hedon旅社，附近是一片遼闊的廣場，予人舒暢明淨的感覺。此地的氣候較芬蘭、挪威為溫暖。

據外交部的祁鈺先生告訴我：瑞典國家雖富足，但人民並無優越感，尤其對中國文化，極為崇拜，漢學家高本漢就是醉心於漢學的知名學者。

瑞典人民誇稱他們的國民所得超過美國，幾乎是全世界之冠；同時，瑞典人民從出生到死亡所享受到的社會福利，更是其他國家所無法望其項背的。這些社會福利包括老年、疫病、家庭、失業與意外傷殘保障等。

下午五點，全體同仁入劇院準備演出，這是一個全歐洲規模最大的室內溜冰場，場內全部約可容納一萬一千人，經紀人劃出約兩千個座位的範圍給中華劇團表演。

六點半起，觀眾就陸續進場。今天的賣座約在一千五百人左右，當地的行政長官，警政首長，社會名流與工商巨子都是座上客，他們對我國傳統國粹都表示極度的欣賞。

演出之前，仍然有左派份子將舉行示威與騷擾的消息，因此演出前後，我們依然保持高度度的警覺，但事實上却出奇的平靜，也許是奧斯陸的那一場正義之戰，使瑞典的左派份子與匪共亦龜縮得不敢囂張了。

祁鈺先生和他的公子祁德安給了我們很多的協助。

九月廿四日 星期四 哥德堡

對演藝人員而言，掌聲是多麼的重要。這幾天同仁的演出愈來愈認真，愈來愈精彩，主要是得之於觀眾的喝采聲與當地與論界的讚揚。

一位華僑告訴我：不久前，北韓曾派一個歌舞團在同一地點演出，但每天賣座僅二、三十張票，所以兩天後祇有被迫停止演出，這與中華劇團每日賣座鼎盛，觀眾喝采不斷的情形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哥德堡的輿論界，也對我們有極多的報導與評論。哥德堡郵報說：中國國劇故事動人，音樂優美，服裝色彩鮮艷，顯示人類文化的深度，實在值得人人欣賞。

同仁們利用餘暇遊覽市區與欣賞湖光山色，大家對歐洲的自然美，都留下極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森林、礦產與水力，更是處處可見。

不過，瑞典全民雖然普遍參加體能及運動活動，而享有男性七十二歲，女性七十七歲的全世界最高平均壽命，但他們對其現狀，也有不滿意之處。

舉例說，他們認為賦稅負擔過重了。目前一個每年收入在一萬二千以上美元的人，每一元美鈔就要繳七毛錢的稅。這是瑞典政府社會福利必須有的財源，但現在許多工人也逐漸被列入課徵重稅的名單中，而漸漸覺得不勝負荷。

又如瑞典人對於近年來不斷增加的犯罪率，也深表不滿與憂慮。他們指責政府過分縱容罪犯

，因此使愈來愈多的年輕人發生吸毒、搶劫之類的暴行。

當我們在抵達瑞典的前一天，全國正普遍舉行大選，溫和派政黨聯盟獲得勝利；執政四十四年的社會民主黨政府雖然在過去政績輝煌，仍然難使選民滿意，而產生求變求新的心理。

今晚的演出依然轟動而備受讚美，同仁們雖然極度疲勞，但他們深知：身負宣揚祖國文化的責任，體力的疲乏又算得了什麼？

團員李中興發高燒，臥病床上，同仁們紛紛照應，買水果，並委言安慰，吳興國更經常陪同，表現了手足溫暖之情。

由於團員中不乏首次離家的人，旅途勞頓，又受驚險，再加上飲食問題，想家的人不少，身為團體負責人，心理負荷之重誠非外人所能瞭解。

于懷仁從挪威打長途電話來，說我國離挪威後，匪共使館仍然對挪政府提抗議，說不該讓我演出。挪政府回覆說：挪威人民愛好自由，事關藝術，挪政府不能干涉。

匪共又遭受了一次羞辱。

九月廿五日 星期五 哥德堡

就同仁而言，瑞典與芬蘭、挪威最大的不同是：這裏有不少愛國熱心的華僑，他們每天抽暇陪同着大家，逛街、遊名勝、聊天，充滿親情與溫暖，這與前兩站那種幾乎「舉目無親」的感覺迥不相同。

來到瑞典已十一年的名教授李學道，攜帶着全家人來觀賞。李學道是李崇道、李政道的弟弟

，現在瑞典工業學院教「固體力學」。台北出發前夕，蔣部長曾囑請我們代致慰問與關懷之意，李教授很感激。

他們兄弟三人，準備明年暑假會集巴黎，與老母親相敘，享受天倫之樂。

一位經過千辛萬苦逃離暴政魔掌的戴竹書老太太，從大陸逃出後，一直在瑞典安居。她在公演首日，就送了個大花籃，祝賀中華劇團的演出。她看到每一位團員，都視同家人，親切的不得了，有時她更熱情地握着女團員的手，述說匪共在大陸的暴政，一面說，一面激動得流淚！

一位約三十歲的青年王敏行，來到瑞典將近二十年，他遠從五小時外的行程搭車來看戲，當晚又趕回原住處，以便第二天及時上班。他由祁鈺的公子陪同，操着不流利的國語，也已經是難能可貴了。

更有意思的，是一位來自台灣的少女胡麗娟，這幾天放下自己的工作不做，天天陪着女團員聊天，並利用空閑上街買東西，晚上更捨不得回去，要在旅館裏陪同大家；她說你們都走了，剩下我怎麼辦？我希望跟大家一起去各地公演，一起回台灣，說着說着，竟流下淚來！

還有一位令人感動的老先生陳偉科，現年已六十多歲。十一年前，他從昆明歷經艱險逃往緬甸、印度而抵達瑞典，現在經營一家餐廳，很順利，也小有儲蓄。

但是這位愛國的老華僑，從未忘記自由祖國。去年四月，當總統蔣公崩殂消息傳抵瑞典，陳偉科悲不自勝，連哭幾天；他在悲痛中立即向

華僑社會的有限人士募得美金二千六百四十元，匯寄國內中央日報，楚崧秋社長並曾專誠寫信向他道謝。這一陣子，他又募得美金五百元，準備寄回國內濟助貧苦。

這些天，陳偉科天天來看戲，跟團員們相處融洽，他說真不捨得這些來自自由祖國的孩子們離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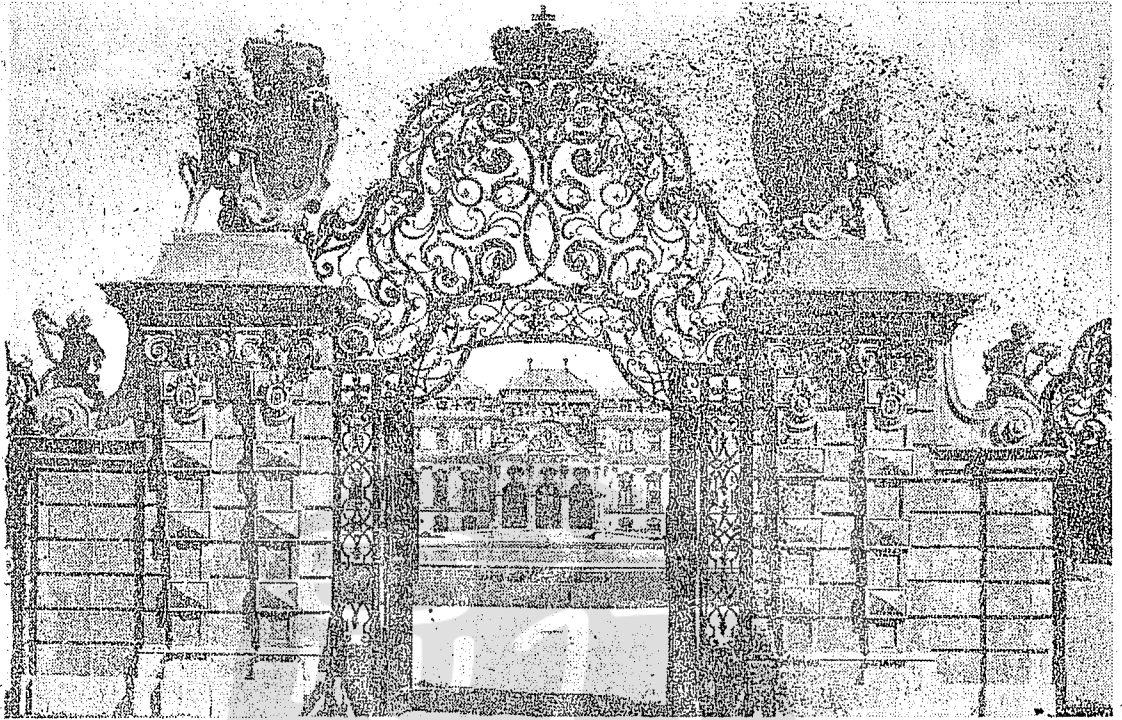
九月廿六日 星期六 哥德堡

今天是在瑞典的最後一場演出。如果說在挪威是「轟動」，那麼在瑞典可以說是「順利」；正因為如此，我勉勵全體同仁在劇務上繼續加強，以更認真的演出與最精湛的演技報答觀眾們的熱愛。

團員們曾利用白天休息時間，由熱心的華僑陪同上街逛百貨公司，選購自己喜愛的衣物。雖然匪共的惡勢力佈滿此間，但我們是來自自由地區的藝術家，愛好自由的天性永遠充滿在我們的心。

一位華僑告訴我，當去年匪共的天津雜技團來瑞典演出時，每天都聚集在旅社，除演出外，一步也不准自由行動，甚至連一位中國餐館經理想邀請他們吃一餐飯，也被拒絕。民主與極權，自由與奴役，這就是最好的證明。

如果連集訓時間在內，我與團員共同生活在一起，將近有兩個月的時間了。這批以復興劇校為班底，另又借調軍中徐露、嚴蘭靜、李陸齡與高德松諸名角而組成的中華國劇團，的確是一支高水準的藝術團體，他們不但有精湛的演出，其團隊精神與敬業道德更是令人欽敬。



維也納皇宮一景

我們常在長途跋涉後立即演出，有時一天演出兩場，中間連用膳的時間都難得，遑論休息？但同仁並無一句怨言，大家所想到的，祇有團隊精神與國家榮譽，有活就一起幹，沒得話說。

爲了節省公帑，所以全國演職員人數非常緊湊，每個人都有很重的工作負荷，演員們一個人都要扮演幾個不同角色；演出之時，後台一陣忙碌，但見人人趕場，奔來跑去，但却是秩序井然，這與前台的鑼鼓聲與演唱聲交集成一片熱鬧景象。

我最佩服副領隊步天鵬兄，他精明能幹，任勞任怨，決不同於某些人專門以挑撥是非，製造問題爲能事；但見天鵬兄每天裏裏外外，不停奔跑，照顧同仁安全與生活，無微不至；有時演出劇院燈光不够理想，他還要充當臨時的燈光管理員，惡性補習，竟也頭頭是道。

十幾年來，我在大專院校教書，在單純的環境中，與同學們相處融洽，水乳交

融，所以帶領這個藝術團體，也一貫的以誠待人，盡量以容忍爲先，和好相處，尤其是幾位中字班的小老弟，個個聰明伶俐，我也勸他們習藝之餘，能多讀書，以求藝事之更精進。

徐露與嚴蘭靜，都是國內國劇界名角，爲了使她們有適當的休息與保養，所以在演「金山寺」時分A、B兩組輪流演出；當徐小姐主演「金山寺」中的白蛇時，嚴小姐則扮演一名神將，反之亦然；她們都能識大體，演出認真，而絲毫不苟，精神令人欽佩。

葉復潤、曹復永、王慶元、林復琦也都有自己吃重的角色；演出之外，這幾位復興劇校的大師哥，還要輪流作值日，照顧全團生活細節；吳德貴的劇務管理，魯復順、吳金鐘的文武場以及何金寬的服裝管理，也都很盡職。

翁中芹、齊復強的打出手，很受觀眾的歡迎；翁中芹是一位非常乖巧的女孩子，已經保送入文化學院戲劇系國劇組，將在明年入學；她的打出手，在國內不作第二人想，這是多年來苦練的結果。

後記

北歐之行結束了，我們即將出發到中歐的奧地利。這次中華國劇團在北歐的演出，更可以給我們以充份的信心，我們的國劇乃中華真正的正統，保存了我國固有文化的精神，闡明忠、孝、仁、愛、節、義的美德，與匪共那種非驢非馬的「革命樣板戲」迥不相同。

以這次國外公演的兩齣戲「貂蟬」與「金山寺」爲例，由於這兩齣戲把國劇中的生丑淨旦以

及車船轎馬諸象徵性特色充份表露出來，所以深受國外人士的歡迎；再加上中華國劇鮮艷的服裝，動人的故事，所以儘管語言隔閡，歐洲觀眾都能接受和欣賞中國國劇的舞台藝術。

全國團員都很欽佩教育部部長蔣彥士的眼光與魄力；國劇團深入北歐與我沒有邦交的地區演出，這不是一樁容易的事，其經歷之辛苦，非身歷其境的人是絕難瞭解的。大家都體諒會蔣部長

謀國之用心良苦。全國除有四十五位團員外，並攜有戲裝、道具、堂幔等行李共四十五大箱，重二千餘公斤，這是國劇演出的必要附件，但也因此較帶領其他團體更為勞累。

鐵頭將軍李振清(二)

賈文斌

由山陽縣到龍駒寨

民國二十四年冬李振清將軍在陝南山陽縣剿匪，奉令移駐龍駒寨，他當時所率領的第四十軍補充團，原係東北抗日義勇軍第三軍團唐聚五部歸編的，經他親自訓練，變成一支勁旅，奉命包剿龍駒寨，毀匪洞穴，肅清萑苻，綏靖地方。

龍駒寨在陝西商縣之南，因被盤踞當地多年的張元亮、彭華亭兩股土匪騷擾，民不聊生！龍駒寨據說漢高祖入武關就是取道這裏，商縣誌：

「縣東龍駒寨，距一百里，水陸馬頭，路通楚豫二省，商賈絡繹，為五方雜處之地，山勢稍夷，然中道有蹊，亦殊險，懸崖線，寬不三尺，綿延五六里，下即丹江，水落時，商旅往江灘行。夏秋漲潦，水漫路斷，於是冒險踰蹊上，內倚絕壁，外俯迅流，崖傾苔滑，石齒如劍，人馬相扶以渡，搖搖然！旁觀者神驚，一失足，墜不可稽」。由此可知龍駒寨山嶺之峻險。在隴海鐵路未通以前，由東南運往西北的物資，必經龍駒寨，才能到西安。西北向東南運輸貨物，亦必經此

道。清末，商州知州楊吟海，曾用過路商的稅捐紋銀四十萬兩，創辦一所商州中學，聘于右任為監督，成績斐然！隴海路暢通以後，龍駒寨雖然失却商業價值，但在軍事上仍屬重地，民國二十四年，國民政府為了開發西北，決定修築西荆公路，由西安經藍田、商縣龍駒寨武關商南，直達荆紫關與河南公路相接。龍駒寨的山洞是相當馳名的，明朝末年，關中盜匪與西北回亂所帶給當地人民的災害很大，稍微富裕的家族，為了保護生命財產，聯合起來在附近山勢陡峻峭壁之處，鑿修洞穴，作為避難的場所，洞頂約在二三十丈以上的山腰間，洞口兩旁在石壁上鑿插木樑，上架木板，長達三丈，以便和山路相接。當人進入洞穴之後，再將木板抽進洞內，上下左右都無法接近洞口，土匪來臨，老百姓就躲進洞裏，土匪無可奈何。民國以來，想不到原為躲避匪患的山洞，竟變為土匪的巢穴了。

兩洞穴口方向一東北，一西南，兩山斜對面，有相互策應之勢。洞內囤糧及燃料等足够衆匪三年食用，水是泉水。平時綁架勒索，無惡不作，居民畏之如虎，國軍多次清剿圍困，均因匪徒避居洞內不出，束手無法根除，所以當時有：「神仙治不了龍駒寨」的諺語。李將軍來到龍駒寨之後，首要任務就是剿匪，保障修築西荆公路之安全，他決心先毀掉匪居之洞穴，使匪徒無藏身之地，再行清剿流匪。因兩匪穴均為岩石洞，時當天寒地凍，非爆破無法毀匪洞穴，在未行爆破之前，對匪施行心戰，剿撫兼施，發出佈告：「各股坐團（股匪）如能痛改前非，准予自新，不究既往」。一時響應自新號召的股匪很多，于振傑就是最大的一股（約一千餘人），可是彭華亭、張元亭兩股土匪怙惡不悛，拒絕投誠，李將軍立即率部展開軍事行動，匪徒依其故智逃入山洞，李將軍對這些無惡不作的土匪，採取兩種進剿方法：

採行兩種剿匪辦法

(一)封鎖土匪盤據地區進出口及山洞的正面，以防逃脫，李將軍親自攀登山頂，勘察山洞地形，嚴密佈置封鎖線及盤查哨。(二)與當地政府詳細研商策劃，以求軍民的密切配合。

李將軍曾任工兵營長，對於爆破工作很內行